

言文
對照

古文觀止

上海廣益書局印行

言文
對照
古文觀止
卷四

蘇秦以連橫說秦

國策

蘇秦

洛陽人

始將連橫

宏說

說秦惠王

關東地長為從楚燕趙魏韓齊六國居之關西地廣為橫秦獨居之以六攻一為從以一離六為橫故從曰合橫曰連

開頭者始

將連橫四字便見合從非秦本意

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

巴蜀漢中三郡並屬益州

北有胡貉

涸

代馬之用

胡樓頤林胡之類出貉可為裘代幽州郡出馬

南有巫山黔中之限

巫山屬夔州黔故楚地秦地距此二郡故曰限

東有殽函之固

殽山名函函谷

關名在滎池縣

田肥美

民殷富

殷盛也

戰車萬乘奮擊百萬

士之能奮起以擊者

沃野千里

沃肥潤也

蓄積饒

多地勢形便

地勢與形便于攻守

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

以上言其勢

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

車騎之用兵法之教

教習也

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

以上言其威

願大王少留意

臣請奏其效

大概說以用戰

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

此句是喻起下三句

文

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

文章法令也使民驅之出戰煩大臣煩勞大將於外也秦王數語大有智畧

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

是時秦方詳商戰疾

辯士故弗用

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

虛喝一句

昔者神農伐補遂

國名黃帝伐涿

鹿而禽蚩鵠

尤

蚩尤誅殺無道黃帝與大戰于涿鹿殺之

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

工

湯伐有夏。文

王伐崇

崇侯虎紂卿士尊之為惡

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霸天下。

任用也。由此觀之。惡鳥有不

戰者乎。

作一小束

古者使車轂擊馳。

相擊而馳。行使之多。

言語相結。

結親也。

天下為一約從。

橫。兵革不藏。

從橫皆需兵革不藏。猶言不蓄。八字句。

文士並飭。

所用者盡文學之士。

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

理。

尚文則事煩。

科條既備。民多偽態。書策稠濁。

稠多也。書策多則閱者昏亂。

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

所聊。

聊煩也。尚文則弊起。

明言章理。

明者之言。章顯之理。

兵甲愈起。

辯言偉服。

偉服。儒者盛服。

戰攻不息。

尚文徒足以致

辭繁稱文辭。

天下不治。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

尚文必不能見功。已上排列二十

五句分四段看極。詰用文士之失。

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

綴也。

甲厲兵。

綴也。

效勝于戰場。

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

徒空也。言無所為。

雖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賢君。常欲坐

而致之。其勢不能。

反掉神農伐補造一段。

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

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于內。威立于上。民服于下。

戰之有利於國如此。

今欲并天

下。凌萬乘。

凌侵也。

誣敵國。

誣服也。

制海內。子元元。

元善也。民類皆善。故稱元元。

臣諸侯。非兵不可。

此句是連橫本領。

今之嗣主。忽於至道。

至道暗指用兵。

皆惜于教。亂于治。迷于言。惑于語。沈于辯。溺于辭。

直口相消氣凌萬乘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後一句欲以激動秦王。全段總是要秦王用戰意只因平日不

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著此一句以明在秦之久為下表散金盡之由。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贈以黑貂之裘

黃金百鎰資用乏絕去秦而歸。羸滕履蹻。脚。羸履也。滕求腰邪幅自足至膝便于行也。蹻草履。負書擔囊形容

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將至家著狀有愧色四字極力厚寫。歸至家妻不下紼。不下機樓而織自若。嫪不為

炊父母不與言。極寫其困憊失意人情冷落正為下受印拜相除道郊迎等字映襯。蘇秦喟然歎曰妻不以我為夫

嫪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作自責語憤甚。乃夜發書陳篋數十

得也太公陰符之謀。陰符太公兵法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簡擇練熟揣摩摩研也。言以我之簡練者揣摩時勢而用之。六字是蘇秦苦

取卿相之尊者乎。倦而自勵感憤痛切。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可見前番尚難自信

是乃摩燕烏集闕。摩切近過之也。燕烏集闕地名。見說趙王。肅侯於華屋之下。見說見而說也。華高麗也。與前上書而說先不同。抵

掌而談。抵掌側擊手掌也。說趙王語只四字括盡其為簡練可知。趙王大說。悅。一見說而便說則揣摩有以中之矣。封為武安君受相印。

取卿相之尊矣。革車百乘。革車。兵車。錦繡千純。純。束也。白璧百雙黃金萬鎰。白璧玉環也。二以隨其後

出其金玉。約從散橫以抑強秦。約六國之從以離散秦之橫易而從。蘇秦能于其所難者激之使然也。故蘇秦相于趙而關不

錦繡矣。蘇秦以重說秦

言文

六國之闕不通秦也。作一
頓下純以議論代叙事奇妙

寫得有聲勢

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弦。未折一矢。

弟。賢則不

勝也。連橫用戰合從
不用戰從。揣摩中得來。

式用也。上不費斗糧五句而極寫之。

式用也。上不費斗糧五句而極寫之。

黃金

同
於

山東之國從

山東之國從

此言其變弱為強之國。

同門。

祭戸棧

樞之士耳。

樞之士耳。

伏軾搏銜

搏猶頓也銜勒也停轡之意

搏猶頓也銜勒也停轡之意

威王○
敘事作○

路過洛陽

路過洛陽

掃清也酒

樂設飲郊迎

三十里妻側

三十里妻側

同匭。蛇不直
行。匭伏地也。

四拜自跪而謝。

拳寫勢利惡態
而嫖尤不堪

蘇秦曰。嫪

冷叫一聲

冷叫一聲

蘇秦
字位

尊而多金

位尊應前卿相名
間意重在前候

多金應前金玉錦

蘇秦

蘇秦

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就蘇秦自鳴得意語收結全篇

異樣出色

評語

前幅寫蘇秦之困頓。後幅寫蘇秦之通顯。正為後幅欲寫其通顯。故前幅先寫其困頓。天道之倚伏如此。文章之抑揚亦如此。至其習俗人品。則不必多為之說。

演白

蘇秦初次拿連橫的說數去游說秦惠王道：『大王的國度西面有巴蜀漢中的富厚，北面有胡貉代馬的用場，南面有巫山黔中的限阻，東面有散山函谷關的堅固，田地都是肥壯豐美，百姓都是殷實富厚，打仗的車輛有一萬，精壯的兵士有百萬，肥潤的田野有千里，貯藏的糧草很豐富，地理形勢，攻守都便，這真可算出產豐富，地勢鞏固，天下第一等的強國了。拿大王的賢明，百姓的衆多，將士的用命，兵法的熟習，儘可以兼并諸侯，吞滅天下，稱了皇帝去治理國事呢！請大王稍注意些，讓我來說明他的功效。』秦王道：『寡人聽得有句話說：「毛羽沒有生得豐滿的，不能高飛；法令沒有通行的，不能用刑罰；道德沒有修明的，不能差使百姓；政教沒有昌明的，不能煩勞大臣。」現在先生居然不遠千里的來登庭指教，那是好極了！但是一時還不能行，願待他日再談罷。』

蘇秦道：『臣本來疑惑大王不能用我啊！以前神農氏伐補遂，黃帝在涿鹿打仗，擒獲蚩尤，唐堯伐驩兜，虞舜伐三苗，夏禹伐共工，商湯伐夏，周文王伐崇侯虎，周武王伐商紂，齊桓公用了戰爭，做天下的霸王，從這樣看來，要想王霸天下，那有不戰的道理呢！古時使者車輛相擊而馳，各國都以言語互相結約，天下都是一樣，不論約縱連橫，

都要用着兵革沒有把他積蓄起來的。後來所用都是文學之士，諸侯因此雜亂疑惑，萬事因此發生起來，繁複得竟不能治理了。章程條件，既然完備，百姓的虛偽態度愈多；文書策籍，衆多雜亂，天下的百姓反而不足；那麼君臣互相憂愁，百姓亦不能靠了活命。愈講明著之言，章顯之理，兵甲的事情愈多；能言舌辯，儒者盛服的人愈多，打仗的事情愈反不停；愈講書籍上的道理，天下愈反不治。所以說者的舌也疲了，聽者的耳也聾了，總沒有見什麼成功。儘你行仁義的事，結信任的約，天下總不能相親。那麼就廢棄文治，任用武備，厚養一種勇敢之士，縫好了甲冑，磨礪了兵刃，決勝在戰場上面，要知道空無所為而求利，安坐不動而推廣地方，雖是古時的五帝三王、五伯，和那賢明的君主也常想過他，但是時勢上實在辦不到，所以只得拿戰爭來解決他。兩軍的地方距得遠些，便互相攻伐；離得近些，便用杖戟來互相撞擊。這樣方纔可以建立偉大功業。所以兵在外面打勝仗，主在國裏面行仁義，國家的威望既立，下面的百姓自可臣服了。現在要并吞天下，侵奪王位，屈服敵國，管理天下，親愛百姓，臣妾諸侯，那是一定非兵不行。現在的後王，忽略了用兵的道理，大家都被政教昏亂了，言語迷惑了，辯論辭令，沈溺了，照這樣論來，王本來是不能行的啊！

蘇秦游說秦王的文章，上了十次，他的說數終究不能行，弄得黑貂的皮衣也破了，百斤的黃金也完了，旅費告終，只得離了秦國歸家。腿上繞了纏腿布，足上穿了草履，

背上背了書，肩上挑了擔，形體容貌枯槁乾癯，面目黃中帶黑，有一副很慚愧的樣兒。到了家裏，他的妻子也不下機來迎接他。嫂子不同他燒飯，爺娘不同他講話。蘇秦長嘆了一聲道：「咳，妻子不當我丈夫，嫂子不當我夫弟，爺娘不當我兒子，這都是我的不好啊！」

蘇秦就在夜裏拿書箱中的幾十部書檢出來，得到姜太公的一部兵法書，——陰符——伏案讀著，並揣摩時勢，簡擇熟練，到了讀得倦極要睡的時候，自己就拿了錐子刺他的大腿，腿上的血流到了足邊，便道：「這樣去游說人主，還有不能叫他拿出金子，美玉，錦衣，繡帛，得着公卿宰相的尊貴麼？」隔了一年，揣摩既成，說道：「這真可以游說現代的君主了。」蘇秦就過燕、烏集闕的地方，見了趙王，在高麗房屋的下面游說，拍手高談。趙王聽得很是歡喜，就封蘇秦做武安君，接受相印，送他兵車一百輛，錦繡一千束，白玉一百雙，黃金二十萬兩，拿來跟在他的後面，訂約合從，解散連橫，拿來壓制強盛的秦國，所以蘇秦在趙國做宰相，六國的關口都不和秦國相通。當這個時候，天下這樣的大百姓這樣的多，王侯這樣的威望，謀臣這樣的權能，都要取決於蘇秦的政策，沒有費過了一斗糧餉，沒有煩過了一個兵卒，沒有打過了一個將士，沒有斷過了一條弓弦，沒有廢過了一枝快箭，可是諸侯的親愛，正比兄弟還要好得多呢。想那賢人在位，天下的人民都歸服他，一人用事，天下的諸侯都聽從他，所

以有句話道：『要圖王霸的事業，只要在政治上用心，不必在勇武；只要在朝廷裏邊用心，不必在國境的外面。』當秦國強盛的時候，把黃金萬鎰做他的用場，車輛往來互相連接，在路上真明耀得很。山東各國於是推尊趙國，使他做了從主，並且蘇秦不過是一個窮僻陋巷，掘牆做門，桑木做戶，桑條做樞的寒士罷了；乘了車輛，騎了馬兒，游歷天下，到各國的朝廷去游說諸侯，阻住左右之口。天下的人竟沒有一箇敢抵敵他。

蘇秦將要游說楚王的時候，路過洛陽，他的爺娘聽見了，灑掃了宮室，清潔了道路，鋪張了音樂，陳設了酒具，在城外三十里迎接他。妻子不敢正看他的面，正聽他的話；嫂子伏在地上不敢直行，拜了四拜，長跪謝罪。蘇秦道：『嫂，你為什麼以前這樣的傲慢，現在卻這樣的卑諂呢？』嫂子道：『因為你勢位尊貴，並且金錢充足啊。』

蘇秦嘆了一聲道：『咳！貧苦困窮了，爺娘就不當我兒子，富厚尊貴了，親戚也就怕懼我。』這樣說來，一個人人生在世界上，勢力、名位、金錢，怎可以不看重呢？』

司馬錯論伐蜀

國策

司馬錯

措，秦人。

與張儀

魏人。爭論於秦惠王前。

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

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

此句是一篇總綱。下乃更敘起也。

下兵三川，

三川，河洛伊韓地也。

塞轅轅，

緄

氏之口

輟轅緄氏險道屬河南

當屯留之道

屯留潞州縣道即太行羊腸坂

魏絕南陽

韓楚臨南鄭鄭地

秦

攻新城宜陽

新城屬河南宜陽縣邑

以臨二周之郊

東西二周

誅周主之罪

周無韓為蔽可以兵剋之

侵楚魏之地

楚魏無韓為蔽秦可以兵剋之

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

土地之圖人民金穀之籍

挾天子以令

天下

既得周鼎乃借輔周為名號召天下

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

取三川得利挾天下得名所以為王業一段伐韓之利

今夫蜀西僻

之國而戎狄之長也

兵作

勞眾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

一段伐蜀之不利

臣

聞爭名者于朝爭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

戎狄去王業遠矣

總言伐韓伐蜀相去之遠雙結

司馬錯曰不然

只二字推倒張儀

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

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者資備而王隨之矣

先發正大之論下乃入今事

三資止重富強王守陪說故其後竟不提起

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于易

提清代蜀主腦

夫蜀西僻之國也

而戎狄之長也

句有抑揚

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

忽設一喻為下未必

利作

反照取其地足以廣國也

頂得

得其財足以富民

頂富此二句說實

繕兵不傷眾而彼已服

矣

繕治也

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四

西作

海諸侯不以為貪

此二句說名

是我一

舉而名實兩附

其利如此

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

加一句應上桀紂句也一段伐蜀之利雖

攻韓實劫天子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據定大題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既未必利徒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

之所不欲。危天下皆欲尊周而我攻之亦危甚矣不但名利兩失已也。臣請謁其故周周天下之宗室也。周室為天下之所宗

韓周之與國也。二句是攻韓周自知失鼎。韓自知亡三川韓自知亡三川。兩自知應則必將二國并

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秦既親魏善楚難以離間以鼎與楚以地與魏

王不能禁。將魏楚與國勢必轉而為秦敵矣此臣所謂危。一段伐韓之不利不如伐蜀之完也。完猶言萬全惠王曰

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蜀

既屬秦。秦益強。富厚輕諸侯。結完富強本旨

評語

周雖衰弱名器猶存。張儀首倡破周之說。實是喪心。司馬錯建議伐蜀。句句駁倒張儀。生當戰國而能顧惜大義。誠超人一等。秦王平日信任張儀。而此策獨從錯。可謂識時務之

要。

演白

司馬錯同張儀在秦惠王面前爭論。司馬錯要伐蜀。張儀道：『不如伐韓好。』

惠王道：『請你們說出理由來。讓我來聽。』

張儀對道：『結好了楚魏。出兵到伊洛河的地方。塞住了轅轅緄氏的要口。當住了屯留的道路。魏圍住了南陽。楚出兵到南鄭。秦打那新城宜陽。到東西二周的城外。聲

明周主的罪孽，再去侵襲楚魏的地方。周朝自己知道沒有挽回九鼎和寶貴的物件，必定可以獻出了。我們得了九鼎，照了地圖戶籍，借了周的名號去號令天下，天下那個敢不聽我命令呢？這真是王業啊！至於蜀國，是西方偏僻的國家，戎狄的首長疲乏了兵士，煩勞了衆人，也不能夠成就什麼名望，就是得了他的地，也沒有什麼利益的。臣聽得人家說：『爭奪名望的要在朝廷上，爭奪金錢的要在市場上。現在三川和周朝，是天下的市朝啊，不在這上邊爭，反去和戎狄爭奪，那是離開王業的事情遠極了！』

司馬錯道：『不是這樣的。臣聽得人家說：『要富國的人，一定要推廣他的德行。』這三件事情，強兵的人，一定要富足他的百姓；要王天下的人，一定要博施他的德行。』這三件事情完備了，那麼王天下的事業，自然跟他起來了。現在大王的地方小，百姓窮，所以臣情願把容易的事情先辦起來。講到那蜀國，是西方偏僻的國家，是戎狄的首長，並且還有夏桀商紂的昏亂，拿秦的兵力去攻他，那是好像差了豺狼去驅逐羣羊一般，得了他的地方，能夠推廣疆土，得了他的錢財，能夠富足百姓，只要修好了兵備，不必去傷衆，蜀國就早已服了。所以滅了一國，天下的人不以為暴虐，收盡了蜀國的珍藏，諸侯不以為貪鄙，是我們做了一件事情，名義和實際兩面都可得到，並且還有禁除暴虐，阻止擾亂的名號哩。現在去打韓國，威劫天子，威劫天子的事情，是惡劣的名聲啊，並且也未必見得有什麼利益啊，還要受這不義的名聲呢。攻打人家所要尊重的周

室，真是危險得很。待臣來講明他的原因。周是天下所共仰的，韓是周的聯盟國。周自己知道失了九鼎，韓自己知道失了三川，那麼他們兩國必定并力合同計劃，一面聯絡了齊趙去求楚魏的解圍，拿鼎給楚，拿地給魏，那是王不能禁止的。因此臣所以說他危險，不如伐蜀的萬全啊。」

秦惠王道：「不差，寡人聽你的話。」到底領了兵去伐蜀，隔了十個月得他的地，就此平定蜀國。蜀國的君主改稱侯，差了陳莊做蜀相。蜀既歸附，秦愈強盛，豐富殷厚，簡直不把諸侯放在眼裏了。

范雎說秦王

國策

范雎

魏人

至秦王

昭王

庭迎范雎

敬執賓主之禮

范雎辭讓

是日見范雎

見者無不

變色易容者

就旁人形容一筆

秦王屏

丙

左右

屏治也

宮中虛無人

秦王跪而進曰

先生何

以幸教寡人

范雎曰唯唯

委唯唯連諾也

有間

諫開猶頃也

秦王復請

范雎曰唯唯

若是者

三

省筆。三唯而終不言故變之以固其心也

秦王跽

其上

曰

先生不幸教寡人乎

范雎謝曰

非敢然

也

臣聞昔者呂尚

望太公

之遇文王也

身為漁父而釣于渭陽之濱耳

若是者交

疏也已一說

稅

而立為太師

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

交疏言深為反正兩對

故文王果收功

於呂尚卒擅天下而立身為帝王

轉一即使文王疏呂望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也

轉二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

匡君臣之事處人骨肉之間

處猶在也謂欲言太后及穰侯等

願以陳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三問而不對者是也

三轉方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

又撒然一轉為下患憂恥之綱

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弗敢畏也

加三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而為厲

同被披髮而為狂不足以為臣恥

三句又為下三

段之五帝之聖而死三王之仁而死五霸之賢而死烏獲力士之力而死賁育

之勇而死

孟賁夏育皆衛人死者人之所以不免處必然之勢

必然必至于死也可以少有補於秦

此臣之所大願也臣何患乎

一段應死不足以為臣患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闕

伍子胥自楚奔吳藏身于橐載而出楚闕夜行而晝伏

同匍匐至於菱夫

即深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

同匍匐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

闔閭為霸使臣得進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何憂乎

一段應亡不足以為臣憂箕子接輿

楚人陸通字接輿漆身而為厲被髮而為狂無益於殷楚使臣得同行于箕子接輿可以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

二子無補于時猶為之今為而有補故特以為榮臣又何

言文

古文觀止

卷四

范睢說秦王

上海廣益書局印行

室，真是危險得很。待臣來講明他的原因。周是天下所共仰的，韓是周的聯盟國。周自己知道失了九鼎，韓自己知道失了三川，那麼他們兩國必定并力合同計劃，一面聯絡了齊趙去求楚魏的解圍，拿鼎給楚，拿地給魏，那是王不能禁止的。因此臣所以說他危險，不如伐蜀的萬全啊。」

秦惠王道：「不差，寡人聽你的話。」到底領了兵去伐蜀，隔了十個月得他的地，就此平定蜀國。蜀國的君主改稱侯，差了陳莊做蜀相。蜀既歸附，秦愈強盛，豐富殷厚，簡直不把諸侯放在眼裏了。

范雎說秦王

國策

范雎

魏人

至秦王

昭王

庭迎范雎

敬執賓主之禮

范雎辭讓

是日見范雎

見者無不

變色易容者

就旁人形容一筆

秦王屏

左右也

宮中虛無人

秦王跪而進曰

先生何

以幸教寡人

范雎曰唯唯

連諾也

有間

諫也

秦王復請

范雎曰唯唯

若是者

三

省筆。三唯而終不言故變之以固其心也

秦王跽

其上

曰

先生不幸教寡人乎

范雎謝曰

非敢然

也臣聞昔者呂尚

望太公

之遇文王也

身為漁父

而釣于渭陽之濱耳

若是者交

疏也已一說

稅

而立為太師

載與俱歸者

其言深也

交疏言深為反正兩對

故文王果收功

於呂尚卒擅天下而立身為帝王。一即使文王疏呂望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也。

二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

匡君臣之事。處人骨肉之間。三處猶在也。謂欲言太后及穰侯等。願以陳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

以王三問而不對者是也。三轉方說明。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又撒然一轉為下患憂恥之綱。知今日言

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弗敢畏也。加三。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

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而為厲。同。被披。髮而為狂。不足以為臣恥。三句又為下三

段之。五帝之聖而死。三王之仁而死。五霸之賢而死。烏獲力士之力而死。賁育

之勇而死。孟賁夏育皆衛人。死者人之所以不免。處必然之勢。必然必至。可以少有補於秦。

此臣之所大願也。臣何患乎。一段應死。不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闕。伍子胥自楚奔吳。藏身于橐載而出楚闕。夜

行而晝伏。至於菱夫。即溧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同匍。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

闔閭為霸。使臣得進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何憂

乎。一段應亡。不箕子接輿。楚人陸通字接輿。漆身而為厲。被髮而為狂。無益於殷楚。使臣得

同行于箕子接輿。可以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二子無補于時。猶為之。今為而有補。故特以為榮。臣又何

恥乎。一段應不足以為臣恥。

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盡忠而身戕也。戕，傷也。因

以杜口裹足，莫肯向秦耳。

忽掉轉作危語，最足聳聽。

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奸臣之態。

忽點出太后奸

臣二句駁駁，逐人之甚。

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

女孫女傳

終身闇惑，無與照奸。大者宗廟滅

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

所云危如累卵，得臣則安也。

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

敢畏也。臣死而秦治，賢于生也。

又掉轉一筆，全篇俱動。

秦王跪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

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以寡人恩

魂去聲

先生，而存先王之廟也。

應宗廟，滅復句。

寡人得受命于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

應身以孤危句。

先生奈何而

言若此。

呼應緊甚。

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

交疏之臣，言人骨肉之間，本難啟齒，故一路聳動，一路要換，直逼出此二句。秦王已受我羈勒，便可一路要換，直逼出此二句。秦王已受我羈勒，便可

深言矣。

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

又開寫一筆，見秦王已被范雎籠定。

評語

范雎自魏至秦，欲去穰侯而奪之位，穰侯以太后弟，又有大功於秦，去之豈是易事？是以始言交疏，言深再言盡忠，不避死亡，翻來覆去，只是不敢言，必欲吾之說千穩萬穩。秦王之心，肯肯萬肯，而後一說便入，吾畏其人。

演白

范雎到秦國，秦王就出庭來歡迎。范雎行賓主的禮節，很恭敬。范雎辭謝推讓。這一日秦國的臣子見了范雎，沒有不變了顏色，改了容貌的。秦王退了近身的臣